贅語三

身生眹下之末

日本 鎌西 三浦晉 安魚 著

四限第八

衆動之生

胎萌于絪縕之間。胞化於子宮之中。獸則胞。鳥則卵。鳥全殼而出。出後假伏之力。人獸脫之而出。出直乾乳息之養。而蟲魚者餘生。卵不假伏化焉。蓋人胎之長。月信止而爲養胎之資。及臨產。又變化爲兒之乳。

乳汁稍減。月信稍長。既而毋子並亡。同食息于天地。

論人在世之間。大率有四限。曰幼壯衰老。猶謂春夏秋冬。謂朔望二弦。謂旦暮晝夜。

中限以前。其氣盛。言之於易。則如泰卦。以天氣降地氣升。而雖勞動。而其氣不喘。中限以後。其氣衰。言之於易。則如否卦。以天氣升。地氣降。而有勞動則其氣易喘。中限以前。發氣於外。富其精力。肌體溫肥。文章發生。中限以後。收氣於內。熟其思慮。肌體冷瘦。文彩零落。

人命長短參差。無一定之期。姑以大概言之。古人以三十爲壯。以四十爲強。謂七十爲老。謂八十九十爲耄。謂百爲期。耄者失聰明之稱。期猶極。謂長壽之極也。驗之於今日。亦復符矣。故七十稱古稀。今試檢閻之。八十者按於數百人。九十者按於千人。百歲者萬中不得一。過百者數十萬中。僅有於是知。人壽大概期七十。故假爲限。曰初生至十六七爲幼段。爲初限。十七八至三十五六。爲壯段。爲二限。三十五六。至五十五六。爲衰段。爲三限。五十至七十。爲老段。爲四限。

不及此者。似不盡天壽。過之者。似得天幸焉。四十傳曰。強。素問則爲起居衰。靈樞天年篇詳之曰。人四十藏腑經脈大盛平定。腠理始疎。榮華稍落。髮頗班白。俗則稱初老。出遊人之所見。彼此相照。則三四十之中。猶日之午。月之望。爲盛滿。故姑以月望。初生爲朔。七十爲滿盛滿三十五。六折之。於前後。準上下之弦。初限之始。始乾養於天氣地脉。官司漸開。筋力漸強。手足可用。營衛精力既足。而智慧發焉。鬢髮滑澤。洽下艸生。顴骨漸露。眞牙正生。女子則月信通。男子



則鬚髯長。花開而欲結子之情動焉。漸而月面望。人道無不足焉。氣血暢達。智慧益長。故人雖保百歲。而其人之壯盛至四十。則老彩漸減。膂力既衰。下弦期迫。齒搖髮變。皮皺筋露。女子則月信絕而不復結子。故初限則氣血勇進如瀘。雖之出水。如竹筧之離地。雖其質柔脆。而其氣沛然。過午及昧。雖筋骨猶壯。而沛然漸殺。望後之海潮。雖奔騰不減。而給者已歇。初限之後。終限之前。竟之於男。女情實之間。與婦人經候之斷。朔望之弦。自有其應。故幼老嗜好之異。壯長

初限病因

思慮之殊。皆由氣血精力之旺衰。幼時氣血長進之時。其體柔脆。而神氣猶閒。骨肉將長。而其氣壯銳。風寒不畏。寒雪群弄。春氷爭浴。老體強剛。而其氣衰之。溫暖之愛。見雪縮首。見氷縮足。幼兒喜旋轉動搖。老人喜安靜鎮恬。壯者好新厭舊。之容。急于子將結之氣。其發厥好角力勞筋。衰者懶惰。冶自憐之態。只想苗之愛護。其動作務吝筋痛骨。能辨此四限。而後幼者可慈。老者可安。修養治療。可以立其基矣。是故望爺軍在暢達其氣。宜不以抑鬱滯礙害其長進。古

大一統
其嗜甲人兵之兒字不知唐突

則兒歌。不哭不德。儼其氣之[illegible]人之啼曰泣。其狀雖一。而其情則不同焉。大人憂悲鬱結。假之以漏也。小兒則不然。生下則啼。欲睡則啼。覺則啼。皆達其氣也。但其有求有訴者。以啼言。亦求其達也。大人之泣。亦雖求之達。而大人則解。患之鬱也。小兒之啼。則欲伸將長之氣也。觀之於鳥雛獸子亦然。此故其嗷啾囀哢。環舞跳踉。其氣之求達也。老則惡之者。其氣之憚怯也。禮曰。童子不衣裘裳。古之作者。豈制禮於畜財。以

思慮之殊。皆由氣血積力之旺衰。幼時氣血長進之時。其體柔脆。而神氣猶閒。骨肉將長。而其氣壯銳。風寒不畏。寒雪群弄。春氷爭浴。老體強剛。而其氣衰之。溫暖之愛。見雪絺看。見氷絺足。幼兒喜旋轉動搖。老人喜安靜鎮恬。壯者好新尤妖。之容。急于手時結之氣。其遊戲好角力勞筋。衰者懶妖冶自惰之態。只想苗之愛護。其動作務吉筋舒骨。辨此四限。而後幼者可慈。老者可安。修養治療。可以立其基矣。是故望聲平在暢達其氣。豈不以抑鬱濡礙害其長進。古人不禁其啼曰。兒哭則兒歌。不哭不德。儲教其氣之達也。小兒之啼曰呱。大人之啼曰泣。其狀雖一。而其情則不同焉。大人憂悲鬱結。假之以漏也。小兒則不然。生下則呱。欲睡則呱。鬼則呱。皆達其氣也。但其有求有訴者。以呱言。亦求其達也。大人之泣。亦雖求之達。而大人則解。之患之鬱也。小兒之呱。則欲伸將長之氣也。觀之於鳥雛獸子亦然。此故其嗷啁離哢。環舞跳踉。其氣之求達也。老則惡之者。其氣之憚脫也。禮曰。童子不衣裘裳。古之作者。豈制禮教嗇財。以

賊賊人之子哉。至矣哉。張載養子之法。兒未坐時
卧赤地。凡寒不與厚衣。及坐則與物弄水中。而育兒
之家。繦褓之重厚。以閉其生發。肥甘之粘滯。以鬱其
細緻。支體之弱。遂怠其鍛鍊。飲食之節制。乏於所資。
過與不及。前後相攻。結癥化蛔。屈其伸。延其津。運轉
氣。運筋。脈絡彎。支體相發。竟促命期矣。猶田畦之藩
樹。數經牛踐馬嚙。爲人摧折。而結瘤塊。又如肥壤之
挑杏。生意不伸。終爲脂爲膏。華繡幹蠹。以至剖。又如
方生之華。和愛護。鍾(他侯之愛之)濬培焉。使千里馬。進不得。乾善



水艸。退不得。足石棗。骨稜稜。毛縮縮。是之謂。殆。是上
弦以前之病。也。蓋兒之出胎。長往之勢。質柔脆而氣
含千里。禀兒無智識。寒溫饑飽。總在人。以望後之所
適。嚮之於望前之生。我欲眠。而默。圖兒則呱呱。我欲
就靜。則兒待其鬧。以我所好者。施之反乎我。皆不亦
尤乎。既而光陰荏苒。向望。冠笄時至。欲結乎之感內
動。人倫之事。故。總聚心頭。情慾思辨。多抑遏。鬱結。舊
來之。細瑣。漸侵之。寒暑。酒食之。浸淫。世事之。齟齬。宦
私之。乖戾。蘊結。在心。肺。膏壞。致。爛蝕。氣血。萎靡。心神

煩惱骨體無所資骨藏藏衛護失精寢則液漏膝
理咳嗽疏疏鮮數便溺皆營衛困衰之所致或新釀
出之或再變宿痼以爲瘵其腐爛之毒引子孫萱傳
人間中有筋其葉汝若一朝見蕭散色不終日而液
涸精盡如火炙者抽見其根攫攫生粉徽以致靈焉
我聞西洋之人遇異疫不起解其原視之瘵人之腹
後則奇繆前則肺根腐壞爛蝕以盡驗之於十數人
皆同其狀此說大合鄙衷蓋痼瘵同一病抑遏蘊結
弗得暢達猶午麥稻粱之苗遭壞過分苗不勝其涌
溢養者釀春致腐爛生蛭蠹唯三因方中曰其根多
有蠱蠱其心肺是以不待面人之驗雖然爛蝕之勢
意如癩瘡之蝕肌古疫之蝕古而已陳無擇謂之蟲
蠱恐由瘵五臟各有蟲之妄誕爲此杜撰焉蓋瘵之
爲病自癩自虐自痢自產蓐自吐血自結核漏證自
外感稍久咳嗽自己自所思不遂咽喉積內自衄血
瘰癧妨礙運化之氣自縱慾剝喪自父母遺毒所因
雖不同一身漸勞便營養不運衛護解嚴鬱熱腐壞
患者衛紐以浸淫勞體則十也故其漸曰勞所因不

同已成。回廩。病證歸一。勞則得援。兵尋戰不失。恢復
可期也。疹則賊入子城。主將就擒。四面絶救路。雖有
鎭有勳王之志。未如之何而已。自古謂之爲虛脊。由
一卧難起。畢竟是有餘之氣鬱在致。蘊鬱腐敗成爛
蝕焉耳。想衛中之狀。蝕輸而行其滋。經連而達其溫。
今赤釀衛中。蘊鬱不通。腐爛爲蝕。胃臟之細緻不化
血液日致羸瘦。邪滯爲咳。爲痰沫。衛中以闕活達之
津液。經氣之鬱。侵淫于筋骨。手足倦怠。熱蒸肺間。毒
蝕衛中。循外體爲癰。血失所歸。或出咽喉。則爲吐血。

不結血則偏爲痰涎。腐蝕既著物。痰涎中稍稍雜血。
第膿第臭。肺已痰。則氣息亦臭。蝕不得留給。則不得
不細數鬱熱微外。則顴頰紅澤。世謂桃花。旺桃花外
開。旺食其根。夫人既生。幼壯衰老。終歸盡矣。故炎者
人之常。眞繼已絶。則新盡火熠焉。謂之衰亦可也。謂
之非病亦可也。蘊鬱釀得成。[illegible]。[illegible]營養失源。精氣不
足。[illegible]。[illegible]然。百患皆然。君相者。監之於邦家。醫
者。察之於身體。幼失之。孤傷人之愛護。壯誤之。於色
之本養。我辭在寒鄉。[illegible]邦男[illegible]四百。于于倜倜。知紡

續而衣。知耕作而食。兒之病痁者。或見之。病瘵者。我當向古稀。未見亡人。猶是亦同焉。兒則保持在人。傍之愛易過。壯強則稼穡無暇。思想不結。筋骨之勞動。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以望前之苗。據蠹壞。愛護不使勝。苗之氣。水溢蹺。之久旱灌。之莫妨。之芒芠。則足以保其元焉。若過望之。溺勢雖持設。而非有推進之者。漸過于強。則發生之氣。感既。我筋力以衰。勇銳奮迅。日銷。行擇路。坐擇地。之虞。生焉。故筋骨勞。走之氣。旺于壯強。心思謀慮。則熟于衰。老。至衆。奢。積力思慮而衰焉。是所以七十爲人壽之期也。老境營氣衰。則飲食易飽。由布津液之不廣。而鬱遲。數衛護衰。則寒暑易犯。由運皮表之無力。而嗜嗜易喘。豈步其慮。遠其帷幕。滋味以助其營養。綿絮以愼其衛護。不可勞動以傷筋骨。耗年長不記。幼稚之事。推衰。風寒。喜溫熱者。施之。好德交者。制勞動。務檢束。抑方伸之氣。折漸長之勢。漂在長者。是以修養之道。安知人亦有春夏秋冬。以隨時攝生。故其。衰。甫殘。既。往。癱瘓發背方來。醫。筋骨長于生後之養。脂膠足于營衛

之調。精力於是全矣。精力既全。神靈運用。神靈資于營衛。使令精力。於是筋骨之精力。以奔主人之命。腦內外之分。內則衛於膜上。營於膜下。經絡運輸。以達四摶。外則氣用事於顱。質用事於身。至其用事。則不在營衛。而全在精力。精力奔于其所令。異於營衛之運輸。有常度焉。然而人身。外則筋骨。左右同形。精力並用。內則臟腑。蜷屈經絡。氣液一貫。同形者。中界設關。二質者。左右混成。內體天氣地臟之精。供之於心。以達四摶。故心資營衛無意之用。神靈主焉。驅使精力。以注所向焉。蓋精力之寓筋骨。以資營衛也。動作則腹實頸減。液調而濁。胃盈而鑽。寒而惡風。熱而臭尖。乃精力知營衛之不足也。筋骨勞動。則思臥思寐。又知其資營衛。於是以觀營衛精力。內外先後之故。唯條理不分明。化工之妙機。千歲無窺之者。癱瘓者。四支不舉之證。古人謂之風。雖有止頭手顫搖口眼歪斜者。四肢不隨爲主營之邊。氣來襲不能踰關。左民傳風。淫來殘。正謂此也。古人謂風。亦謂氣。玉機真言論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真要大論曰。百病之

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靈樞順氣一日篇。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於燥濕寒暑風雨食易喜怒飲食居處。中瀛經論風中曰厥。皆卒而時不從之氣。故人以氣爲風。可觀焉。然則許叔微以中風爲中氣者是邪。然彼以氣爲喜怒憂愁。則非中也。自此生也。與劉河間之熱。李東垣之氣。朱彥修之證。以爲伯仲焉。風症之風。元是外氣。風寒之外。求之於外。繫此患。風爲統名。分則曰偏枯。曰風鬱。曰風痺。合并爲中風者。孤地偏枯也。發有漸暴。有輕重。雖其證不一。而筋骨緩柔。手足不仁。群竅塞路。衛護擁塞。營氣無由暢行。而其患多爲重於一方。若左右一時發。則雖引喘喻於瞬時。而命唯在旦暮。是蓋毒著四支之末。侵筋骨。不知此毒果是何物。暗滋潛長。由於衛氣擁塞。營氣鬱發。而其毒著筋焉。營養之爲氣。奔然突然。如勢之待機。觀之於金創出血之怒勢。潰壯繩得鑄。胴腸激怒迸出。如內有推之者矣。常以此勇銳。能運氣輸液。運輸之猛銳。率窒塞。塞路。不能化氣液。而化涎沫。不能爲喘喻。而爲鼾睡。治世之良臣。亂世之

奸賊多年書罵之大乘經一旦回向之於佛道於是
無主於靈臺軀殼盛行累虐然內氣猶未絕營衛稍
通肌肉猶完而髮猶長筋骨精力雖脫然不奉命焉
遺澤不盡大勢幸存收斂幸爲中興雖大不如祖宗
之草創亦可稱小康焉欲知其病在肌肉在筋骨之
分頭顱手戰口眼攣急手足不舉非筋骨失精力乎
而髮長肌肉不變非皮肉猶存其職乎風者毒自四
肢之末著筋骨而攻至督任之界者我於風證死未
殊之字非颯颯入簾戶者之謂也蓋病有自有其名

虐曰痢曰類是也有類是也有
歲曰暈曰言者曰風也周禮曰卽對暍暍
風寒暑溼

或有問曰兒在胞中飢則食母之血渴則飲母之血萬萬斷以為必無此事驗今之初產之孩口有穢血少頃就有黑羹後便而下是其徵也安可遽無母之耶孫李子明來對曰以物理格以無此事也兒之胞胎在腹猶瓜菓然瓜菓賴藤樹灌叶從蔕入日漸肥大成熟兒在胞胎混沌昏昏然無知焉有飢餓孟藉母之理從胞蔕而灌入臍中十月充足胞分而出口中之穢間或有之實乃娩時胞中之餘穢惡露也大便黑羹如瓜菓中之汁水耳此必有之物殆乎時傳灌積於腸中出懷之後各自立極陽升陰降陽升者啼声上出也陰降者大便下行也此必然之勢亦必然之理也

古度度口印

者。曰痟。曰瘵。曰喝。曰痊。曰癰。曰瘤。曰疫。曰瘧。曰痢。曰
癰。曰瘍。曰痲。曰疥。曰癬。曰癩。曰疽。曰瘋。曰瘕。曰蠱。曰疾。曰歛之類是也有
雜物而言者。曰癥。曰瘕。曰蠱。曰疾。曰歛之類是也有
就證而言者。曰勞。曰咳。曰吐。曰瀉。曰噎。曰嘛。曰暈。曰
悸。曰忘。曰瘦。曰某某痛之類是也推因而言者。曰風
曰寒。曰暑。曰陰。曰水之類是也寒亦古名也周禮曰
瘧寒疾。孟子曰寒疾不可風故以病則寒即對暑暑
即暑病也。爾來遂次序。而溫熱亦歸病矣。風寒暑濕
重加傷中之字。以爲病名。則傷在我而風寒暑濕。宛

於是
宮衛稍
年命喬
祖宗
勝賈之
力乎
自四
瓦未
殷
疾之
者之謂也蓋病有自有其名

然舊物。似異於孟子曰寒疾。內經謂曰水由是考之。古人似以風寒暑濕爲病名。今察種病其所見水也。以其因或因傷食。或因瘧。或因痢。或因產蓐。有種種之因。非皆必水也。是以風乘必風而之風而已。故漢太倉公說過風之因曰病得之酒。又曰得飽食而疾走。說風瘧之因曰得之汗出伏地。孫眞人以脚氣爲風毒。說其因曰風毒之氣起地之寒暑風濕作蒸氣伊藤東厓以爲大風。腸風。胃風。瘧風。幼之驚風。長之心風。心風者神靈之錯亂。大風者氣血之錯亂。禪家。

風子風癲之稱。唐書之風疫。使酒。皆可以氣字易之。我有耶。此說。風濕末疫。濕者以病發知有所濕。如以風爲風寒之風。則皆繫類中。而終失眞中毒。人身脩分任合。四肢之標。毒著筋骨。浸淫漸積。解瀨離營養運傳。賊乘虛闖入。溯到任督中[illegible]。而關不可得而踰焉。此事徵於初覺不快於四肢之末。病發岑岑上行。至中界而止。發作多待飲鬱湯浴。矣蓋肌膚豐養。筋骨懈惰。則毒濕標末。不誣矣。儒門事親曰。左傳謂風淫末疾。豈不知風暑燥濕火寒六氣。皆能爲四末之

疾也哉。則張戴人已於中風之風字。兼六氣而戴人則不謂偏枯懿痺瘫瘓而曰風瘫瘓厥。此稱最可也。其謂可者。非我所見合戴人。我唯愛其風瘫瘓厥之目合條理。我意此證病之著筋者也。蓋厥之一證。以後世之脚氣合之。而角弓反張者。痙之病證。而筋急之狀。痙脚氣可共歸厥。厥者病著筋而自下上。其氣甚魏。風病彎急奎斜者。以受病之方。其筋緩漫。而無患之筋。引致之於己而已。而厥者筋急之病。瘓者筋緩之病。風者不知痛之病。

瘫者知痛之病。共著筋之疾。見此四症。其因則關如于不可知。名則不求於風寒之風。若使此毒在肌肉。何限中界。其限中界。則著筋之徵也。夫富貴年養。好色飽朝之人。平生不慣風寒雨露霜雪炎風。如不經鍛鍊之鐵。以當玉石。不敢不致刓缺。不慣而偶觸。之。不識不知。洋之。醉飽饑渴。男女起卧。有不節。壽夭待釁而進。日又一日。年又一年。其勢終大也。曰夫夏畦。風寒雨露。霜雪炎風。素慣之。猶戴盆擐甲而赴敵。大異于絕袴子弟。不嘗辛酸者。之數受敗焉。我與曰

野氏曰肌肉下章故至五行篇

父夏畦雖處僅僅迂思此疾者僅遇一二豈非鍛不鍛之故哉癩之發廢興之類癩以筋骨受毒恢復艱難癩癘蜩占寫緊敷徘徊時時犯關病發無準序如疽之一證自非至弱結毒之人不發於望前是毒不強筋骨之末而著肢體無結腫者授兵之權顧望小

此疾氣血既弱不能逐其毒因陷而爲血敗而疾幸藥餌給釋兵勢有振鉞憑援毒道其出路可或得全惡天刑癩瘍皆有風稱而癩瘍自外襲天刑自初生自肌肉侵淫筋骨與自筋骨及營衛是其異也癩瘍終曾精神天刑災不到精神皮肉不知痛癢指隨筋沒是慘毒之肉腐爛與疽類不同其證焉

以愚觀之厥者風瘴瘍厥之總稱而風瘴瘍厥者厥之區別別則不同總則不伦也厥素問作厥史記作蹶韓詩外傳作厥素問說其因曰從五指而

父夏畦雜處。僅僅至思此疾者僅遇一二。豈非鍛不鍛之故哉。痼之發。頗與之類。癱以筋骨受敗。恢復艱難。癱瘓蛔占窠。聚散徘徊。時時犯關。病發無年序。加痼之一證。自非至弱結毒之人。不發於望前。是毒不逢筋骨之本。而著背著處。無活運者。援兵之糧。禍望小前。蓋步壯之氣血。加降而淫沌。復谷溢漲。以通提防得全。則灌溉自得其宜焉。其及衰年也。沛然之勢。漸殺。設堤守關。而停蓄之。布濃於畎畝。今毒食肌肉外軍坐視。無進攻之銳。唯欲退散。故若衰老之人。一遇



此疾。氣血既弱。不能逐其毒。因陷而腐。血敗而疾。幸藥餌給釋。氣勢有振。鍼艾拔毒。道其出路。可或得全焉。天刑癱瘓皆有風稱。而癱瘓自外襲。天刑自初生自肌肉侵淫筋骨。與自筋骨及營衛。是其異也。癱瘓終著精神。天刑災不到精神。皮肉不知痛痒。指隱筋沒。是慘毒之肉腐。與疽類不同。其證焉。

以愚觀之。厥者風痺瘵厥之總稱。而風虐瘵厥者。厥之區別。別則不同。總則不違也。厥素問作厥。史記作蹷。韓詩外傳作厥。素問說其因。曰從五指而

上於腦。說其證曰。腹滿暴不知人。史記曰。龐太子暴斃而死。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病二十。其一曰厥。無使小民饑寒。則厥不作。字書蹶爲僵。又爲機鈐礮石。死者生之終也。其死果眞。不可復起。死者而復豈眞死哉。蓋諸瘵蹶強之勢。苟化靈毫。輒無眞主。無之爲狀。其目揜揜。其耳肅肅。朝識夕眺。茫不辨焉。神明受無外狀與死似。無中受9則其死成。生氣得嚮。主魂徑行。則有以難外證加死。內有復機。遊魂浮動無中。則恠夢爲幻。故其曰暴斃而死。斃便主被無之名。而死則無之外證也。由是考之厥者。病起於足。入腹竟鑽。神明於靈臺。致卒仆氣絕者。輕者望闕而拜。重者鴆主於無中。變之起於不意。若礮石之發機。未疚得名於左氏。而考徵於天地。蓋厥者。陰無之證。倉卒無主。多起於未疾。顛仆撲損。內素無所病。經絡之活通流利。就其處窒塞之心。失營養之給。忽致昏冒。參法死人。其理同矣。於是卒絕之證。關於經絡窒塞也。的死心者。天眞之所在。活動未盡。神明依盡。內滋路於絡。外氣

路於經營衛之路達四表賑恤由之而行施賦由之而入衛毀之於肌膚營毀之於腸胃人率覺之四末之感人難覺然也豆等之毒物製藥握之於手率然鴆下豈得以四末之感傷之哉風雨寒暑之外霜雪烟火鹽鹵土泥艸莽藥毒蠶蟲魚鱉無不觸者絪緼感應薰蒸有著潛隱肌膚因緣經觸侵淫筋骨痛於九淵者達達於九天之上或著則露痕跡或如掷絮之點撲上不知不識之間火患既釀伺釁待機卒然如疾風驟雨之起亦一

闌賊氣從觸處傷之謂飛丸鬼擊者似不必四支之末焉亦可合風賊原岳曰厥者逆也氣逆則亂忽爲眩仆搐絶輕則漸甦重則死說得入肯綮仲景所謂中風者傷寒之偶名素問所謂中風者外受之賊氣元自有別如以瘫瘓求之於風寒之風北轅之越也故未疾淺淺者麻脈疼腰脊腳蹶筋其抱持者漸而奔豚短氣腳弱癱瘓至卒厥不蘇而極腳弱步于古而自典午氏南渡衣纓士人多遭之意是異於虜虜之自南入步于古而多于

今者晉家之衣冠。以寓客地。病之者多爾。今吾江都。此患最多。雲聚霧合。皆四方之客。多明不慣水土。南渡之事。可想像焉。非瘴癘。雖因證有區別。可歸本於矣。捨名筌入真際。探厥之肆而後可以有所區別。香月秀菴曰。痛風。風赤。鶴膝。脚氣。手氣。皆爲痺中之別。最得要領。千金例中亦曰。以麻爲脚氣。弦聲主者。規規求因證於風。不求血未絀絀之深。西洋之人治卒倒。婚婿炷足心。是亦知求之於脚。未疫之影。擊影捕風。若求玄珠於赤水。

唯圖象能知之。